

無所謂宗教

傳九二二
品二
年

無所謂宗教

傳 播 品
九 二 二 年

陸鼎恒君
LOU TING HENG
INSTITUT FRANCO-CHINOIS
FORT SAINT-IRÉNÉE
LYON-FRANCE

無
所
謂
宗
教

一九二二年八月法國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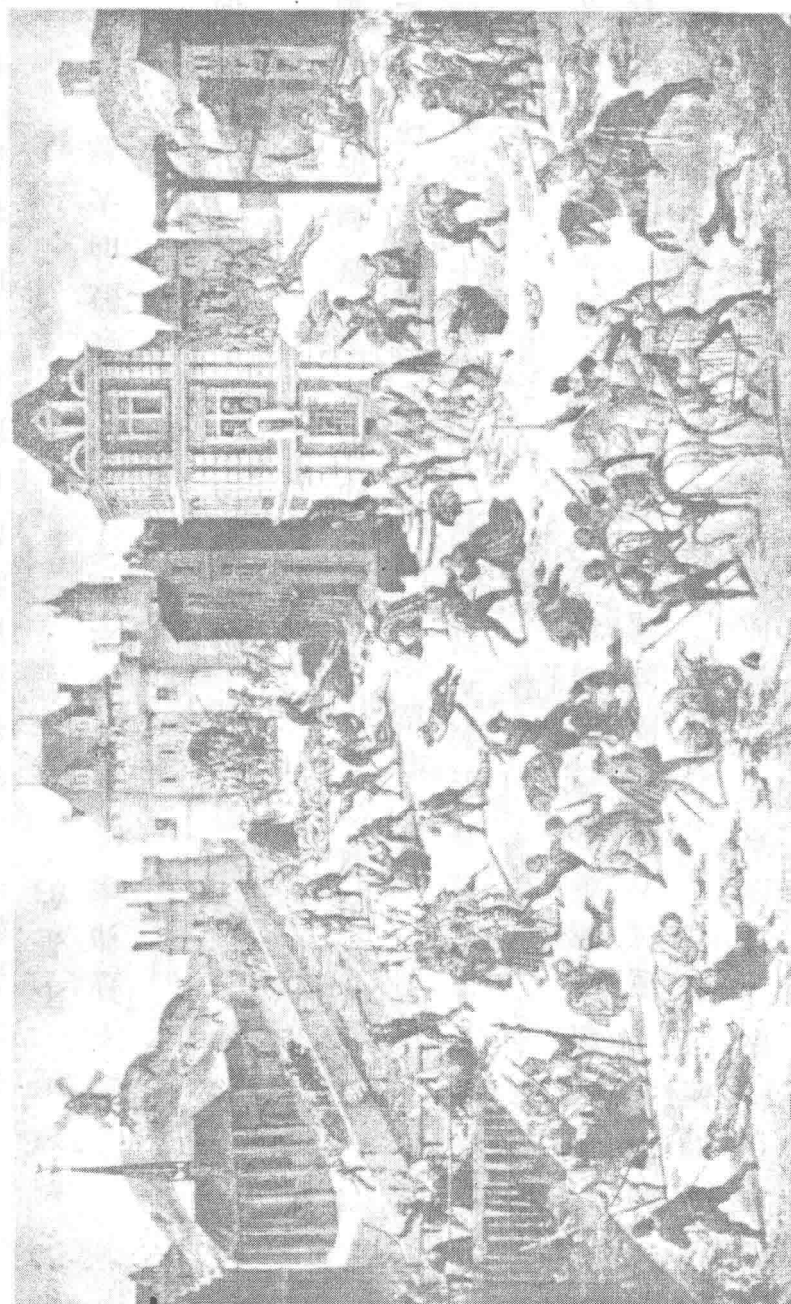


十看寺北巴建會由萬零像狀凌伯少十宗紀十上
九第前聖黎立爲思國五一之遲爾年九教反八圖
貝六參心城於之想自年九石慘君拉歲之對世係

盧夫爾宮前之屠殺



聖巴多羅買



圖上示舊教徒之屠戮新教徒時在一千五百七十二年八月二十三夜王族喜期招待許多新教徒之貴族於宮中當時舊教徒乘機屠殺為歷史之慘劇

巴多羅買一字自從是役之後始由習慣而作為屠殺的解釋至今苟為之道及無人不為之股慄當時慘狀可想而知

無所謂宗教

是不是韓退之氣得滿面通紅額筋暴發的，拚將一條老命，排斥佛教呢？不是的。

是不是弗來特立克尼采帶了火山噴發般的大怒，以最可怕的罪狀，判決基督教爲人類大恥呢？不是的。

那麼，打起鮮明旂號，照着真理之光，爲擁護科學，廓清迷妄，而反對宗教罷！

但是，也須看定時代不是十九世紀了。假如仍和達兒文，賈利來，陸克等同一步驟，看成宗教如何了不得，急急去反對，去排斥；亦徒然令人恍如置身於教毒漫空，科學初萌的十八世紀一樣，豈不教時代笑人？

人類已經被自己稱爲理性的動物了。科學已經告訴人們進化的消息了。還該有什麼所謂迷信，所謂宗教呢！所以是宗教的，儘管說得如何寶貴。非宗教的，亦儘許見到如何罪惡。倒是宗教之自身，早自不成了什麼東西。已無所用非，更何所用是。

我們向人類面前的叫聲，僅此無所謂宗教五個字喇。——息——

培根 Bacon 說：狂信之於人們，比無所信更是危險。福祿特爾 Voltaire 說：狂信之爲害，千倍於無信。亞拉戈 Arago 則更斷定他道：宗教之狂信，是所有狂信中之最危險者。試看葡魯東 Proudhon 之言：上帝是完全之自私者，真正之孤獨者，無上之專制者。又說：宗教有一特性，對於精進和深究，是不敏活底，好夢想底，不能容納新底，沒有同情底。再看士維夫 Swift 之言，他說：我們已經有了很够底宗教以相仇視；但不够以相親好。嗚呼！當真是危險，當真是可怕。爲什麼會有「他來呢？有一句古語告訴吾們：自無知而且善恐之原人，建設「上帝，同時成立了宗教。白爾惹佳克 Bertrando 說：上帝是人造底，上帝却不曾造人。孔士當 Constant 也說：到了宗教壓逼人們，人智便是宗教之敵了。

宗教之源委不過如是。王敵拉 Ventura 却謂全知的知者，萬能的能者，卽是上帝。這也無怪，因爲他是教士。他這麼說，倒是證明比勒 Pinet 底一句話：什麼宗教，只能種根於無知底民族當中。狄貝也 Duddy 說道：宗教和哲學，是兩件外套。僞君子穿之以誑人。宗教就是這樣了，唉！

開明智慧底民族，誠實底眞君子們，你們應該明白了。

北京師範大學

圖書館



207
389

登記號 290471

目次

插畫二幅

反對宗教之犧牲者

拉伯爾

盧夫爾宮前之屠殺

聖巴多羅買

無所謂宗教

宗教

詩與宗教

基督教與中國學生

音樂與宗教

爲什麼要反對宗教

教育與宗教

藝術與宗教

基督教的罪惡

進化與宗教

科學與宗教

如何掘去宗教之根

釋心	劉厚	曾仲鳴	區聲白	華林	張宗文	章警秋	唐學詠	周太玄	王獨清	丁肇青	一息
⋮	⋮	⋮	⋮	⋮	⋮	⋮	⋮	⋮	⋮	⋮	⋮
74	64	56	50	44	37	23	13	10	4	1	1

(序爲簡繁畫筆字名以)

宗教

丁肇清

古代人民知識謏鄙，凡天然現象，不解原由，皆推之爲有所主宰，雷電風雹，山崩川竭，盡明神示罰之朕兆。故敬火拜日，驚惕勤懇，無敢隕越，極力諂祭，惟恐不逮；甚而以人類好淫嗜殺之念，度其具有同好，故獻美女，屠俘囚，會期一定，舉國若狂。視被殘害者所受之痛苦愈多，則神明所降之福利將愈豐。鳩黠者出，即利用羣衆心理之弱點，以決其私，倡爲天命之說，以箝衆口；於是爭權奪利，皆藉宗教作護符；劫虜爭鬪，無或已時，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生殺予奪，惟其所欲。無知小民，俛頸聽命，馴若牛馬，乃真以爲命也如斯，非人力所能強也！但此只就宗教初源及政教混合之罪惡而言，非宗教發生之全因。推而論之，人類生活，猶如朝露；在此瞬息之間，悲樂榮辱，迅若逝波；樂者惜其暫，而辱者苦其久，結果失望者多，滿意者少；夙慨積憤，常覺無所發洩，心境慘傷悲哀，迫而至於離世獨居！當此時也，風嘯枯林，雨敲屋簷，似皆對之作惋惜同情之鳴；而在此慘涼境界中，引起舊感情不自禁，揚臂向天，失聲慘呼，冀此渺茫無知之天然界，真有所知，垂憐安慰，故發爲詩歌，則悲壯抑鬱，譜爲音樂，則嗚咽悽楚，此真性真情之表現，遂爲文學中不

泯之絕品。下焉者以察其由，乃憶測此無聲無嗅之青蒼太空間，將必有所主宰，不然，何其普遍乃爾。故有遇強暴之欺凌，無處冤訴者，乃冀有天誅；有循規蹈矩，而大禍臨身者，乃冀有天賞；此宗教在上古時代能展其勢力之遠因也。

自中古以來，各種科學，遂漸萌芽，前之認爲神力者，得以證明其誤，宗教勢力，由以浸衰。近則科學愈倡，迷信愈少，淺鄙之說，乃根本失其魔力，因物質生活，終不滿於吾人之精神也。種種美育，乃應時而發，畫圖雕刻音樂之進步，日新月異，將臻絕境，要皆不失以表人生現象之主旨。昔人求福於無知之上帝者，今乃慰之以人生藝術。誠以其種種作品，摹情寫境，工刻高尚，多暗示以人生之真趣，使人人愛之而不忍離，喜怒哀樂之情，或以彩色，或以儀式，或以節奏，皆能表現靡遺，淋漓盡致，使當局者心醉而神馳，其慰人感人之深，則絕非宗教之簡單死枯可比擬矣。

世界宗教中，包有最深哲理者，厥惟佛教。但在中國日本者，歷年既久，形式將亡，留居敗寺之僧衆，除嗽飯外，難扣以教義，知識界反而多有研究其哲理者，道教本未成形，姑置不論。自天主耶穌等教輸入後，知識界惡其淺薄氣味，置若罔有。攷其所以尙有信徒之底因，則非以信教

者多，乃實以吃教者衆，卑鄙惡劣，更失本來面目，無立論之價值矣。然究其何以東渡，則不外歐洲爲科學之發祥地，真理倡明，難存此非驢非馬之物，察世界具有同等簡卑思想者，非野蠻民族莫屬，政治家以廢物利用之心，力獎出口，以行其同化殖民政策，故各國商品所抵之地，亦卽宗教占勢之地，在其本國，則政教分立，載在法章，一出國則由政府獎勵保護，聲勢喧赫，政府既不以矛盾爲辱，宗教家亦不以任其操縱爲恥。宗教末日，其可憐可笑如此！

夫人類據生物最高地位，不自尊而跪禱於無知之偶像！行一善則矜然自喜曰，上帝福我！行一惡亦矜然自喜曰，上帝怨我！聖經一念，則百罪可贖！試問其愚黯爲何如耶？當此二十世紀，凡空洞浮淺無科學上之根據者，按諸天演趨勢，皆難存立。但吾人無權能迫人不信宗教，亦無權能迫人必信科學及藝術！進教堂者，吾人不能迫之往博物館，劇院，音樂會，一識人生藝術之真趣；由之宗教家不能迫吾人必赴教堂作禱告者同一原理。然苟有臆測妄造，以此兩種立於絕對反抗地位，不能相容之科學與宗教，強爲說辭，混爲一談，則未免滑稽而可鄙，且自示其弱點。總之，吾人只相信科學，宗教爲極端反對，而一國中科學信仰者之總數遜於宗教信仰者，則

爲一國之恥！世界科學家總數遜於世界宗教信仰者，則爲人類之恥。

詩與宗教

王獨清

近來有許多朋友問我『詩與宗教』這個問題：老實說，我如何敢討論這個問題呢？但我卻敢說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問題。

現在我且不妨就我能想到的來一說。

我相信詩是詩，宗教是宗教，歐洲古代的詩，雖多與宗教合一，但這是借詩來提高宗教的。有些人不懂這個道理，只說詩不能脫離宗教，只說詩是幫助宗教的工具；其實這都是大錯。詩可以提高宗教，也可以降低宗教；詩可以讚美宗教，也可以非難宗教；詩可以頌上帝，也可以罵上帝。

我且舉出一個證據來證明：我們知道創世紀上曾記著亞當夏娃底兒子該隱底一段故事，他把他底兄弟亞伯殺了，被上帝趨逐。亞伯是狠能討上帝底好的，該隱不服，所以把他殺了；

但是該隱從此便受上帝極重的懲罰，永不能翻身。這段故事做了後來詩人底詩料，咏這段故事的詩很多，雖然服從上帝而鄙棄該隱的不少，却也有些不顧上帝而扶助該隱的膽大著作。我且單舉法國最著名的詩作證。

囂俄在他底盛代聖人傳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中曾寫到該隱，那首詩名良心 (La conscience) 先寫該隱由耶和華處逃走後的苦狀，同他底妻子兒女日夜奔馳；但他每到一個地方，總看見空中有一隻大眼睛不停地望著他，他底恐怖使他不能一刻安居，他底子孫們有的築牆，有的築城，終不能擋住那個眼睛；甚至於給他掘下墓坑，讓他在黑暗的地下躲避，誰知最後的結果，還是「但那個眼又到墓子裏看他來了」這自然是上帝底勝利！這一類的詩，就可以用囂俄這篇作代表。

但是那一類反對派的詩更是特別的動人。在這裏我應當介紹大詩人波特來耳 (Charles Bandelaire) 底一篇不朽之作。

波特來耳在他底惡之華 (Les fleurs du mal) 中底『叛亂』(Révolte) 裏有一篇好詩，我且把他

無所謂宗教

譯出作我對於詩與宗教這個問題底答案罷：

亞伯與該隱

一

亞伯底子孫呀，你吃著，喝著，睡著，
上帝向你慇懃地笑著。

該隱底子孫呀，你在泥坑裏爬著，
還可憐地死著。

亞伯底子孫呀，你底修行。
給天狗底鼻子裏添了些香氣！

該隱底子孫呀，你底苦痛。
有沒有完結的時候呢？

亞伯底子孫呀，你底糧食和牲口
或多或少，隨你要著。

該隱底子孫呀，你底腸子
像一條老狗似的把飢叫著。

亞伯底子孫呀，在你祖宗的竈火前
烤著你底肚子；

詩 與 宗 教